

## 2019 级本科生阮圆圆在北京大学法学院

### 2019 级本科生迎新典礼上的发言

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9 级新生阮圆圆，很荣幸能够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去年夏天，我来到北大参加暑期学堂。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一切的体验都非常愉快，但有一件事让我后悔至今——为了能够欢快地在北大乱窜，我毫不犹豫地交了 199 元的押金，意气风发地骑上了当时风靡校园的小黄车。我不知道在场的同学有多少蹬过小黄车，希望你们的押金都退了，因为我大概已经等不到了。去年十二月，当我绝望地发现我排在退押金队伍的一千一百万位时，我在网上搜遍了维权途径，但正如一些法律人士所指出的，不仅 ofo 不构成任何犯罪，而且作为最后手段的起诉也被一纸仲裁条约否决。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律师发表文章称，她通过申请 ofo 破产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押金。具体操作过程此处按下不表，但不得不说通过此事我觉得法律愈发有意思起来——起初对 ofo 表示无能为力的是法律，但在这场博弈中，只要选择了正确的支点，法律的杠杆依然可以撬开 ofo 的钱包。

我选择北大法学院，自然不是为了这 199 块钱，也不是为了撬开更多公司的钱包，而是我开始窥见作为一个法学生头脑风暴的乐趣。法律思维绝不只是像做高中政治题，所有的材料都能恰好对应上书本

的知识点；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我们都能用法律思维找寻到不同的视角，而法律思维本身便包含了在法条之外我们对社会对经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就以 ofo 退押金事件为例，如果我能早早洞察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我也许不会那么放心地交出押金；如果我不是草草地在服务协议下选择“同意”，我也许能注意到仲裁条约这个隐形的陷阱……而在希望法律惩罚 ofo 的背后，我也有过这样的疑虑：立法者是否应该对 ofo 这样的创业公司给予一定宽容？如果宽容了，那么限度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困惑和探索，未来的我们将会经历许多，而这些问题，也许根本没有答案。每个社会热点的出现，都充斥着庞杂的观点和激烈的辩论；每个个体诉求的背后，都暗含着人性的矛盾和情理的冲突。

“公正，该如何是好？”这是美国法学学者迈克尔·桑德尔对所有法律人发出的疑问。随着我们步入法律殿堂，我们在认识法律的同时也开始认识社会。我们也许会看到庙堂之上的法律和乡土之间的人情发生的冲突，我们也许会目睹自己坚信的理想和他人执守的信念产生的分歧，我们会看到希望，我们会遭遇质疑，但正如桑德尔在法律课堂上所说：“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想思考，看看它将把你们带向何方。”

在北大新生问卷的末尾有一个问题：你想对四年后的自己说些什么？我几乎没有迟疑地写下了一句话：“有所怀疑，有所不怀疑。”正如刑法要求我们“合理怀疑”，我们需要理性的质疑，以无穷的思考推动社会的车轮向前；但世界上仍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坚信，如正义，

如德性。不知四年后的我是否依旧牢记这句警言，但我在此于大家共勉。正是这些我们即将寻觅到的怀疑和不怀疑，才共同构成了我们法学生的精神家园。

谢谢大家！